

# 漫畫天地

圖：仇錫榮、游建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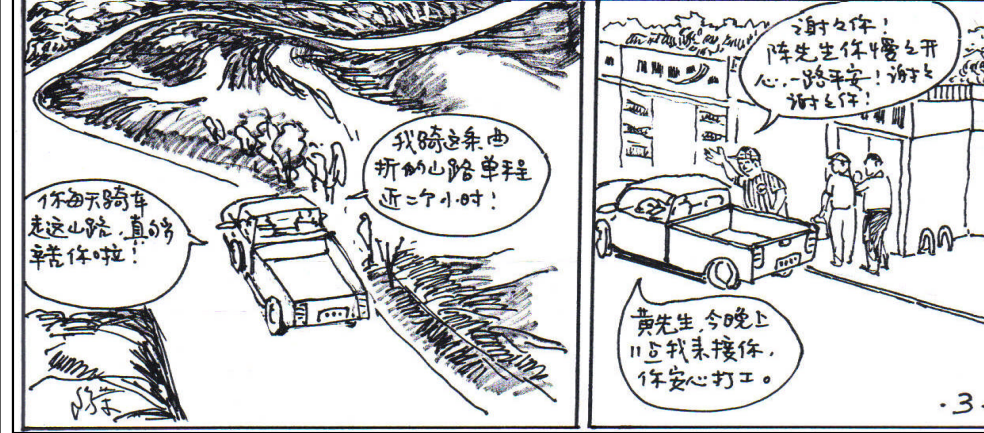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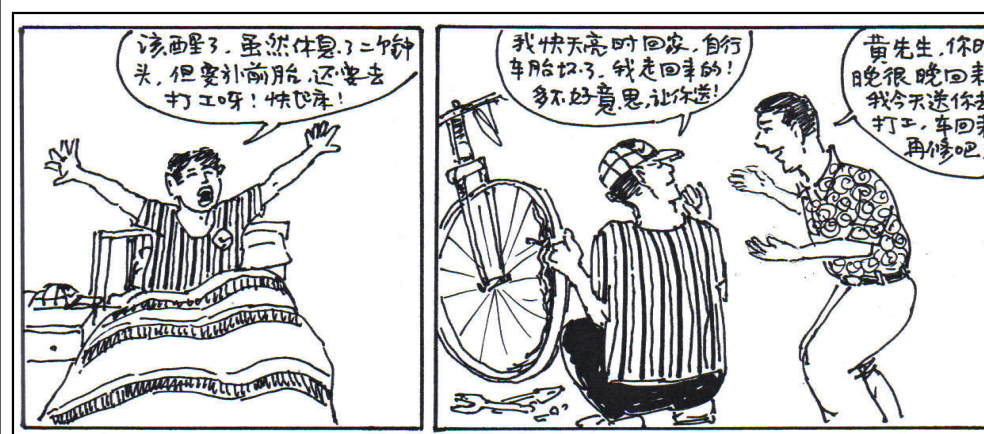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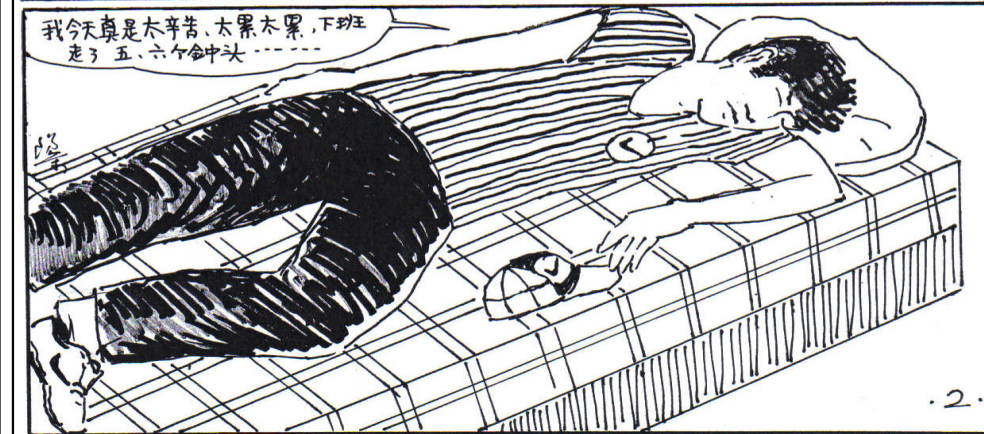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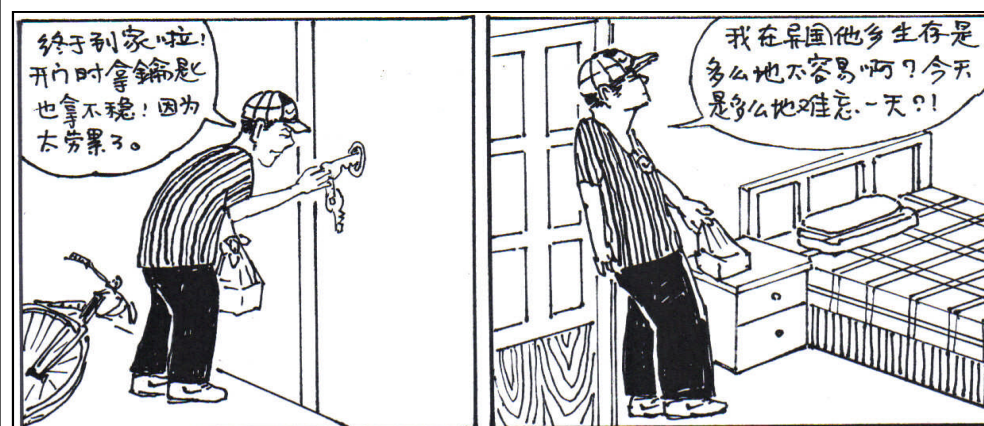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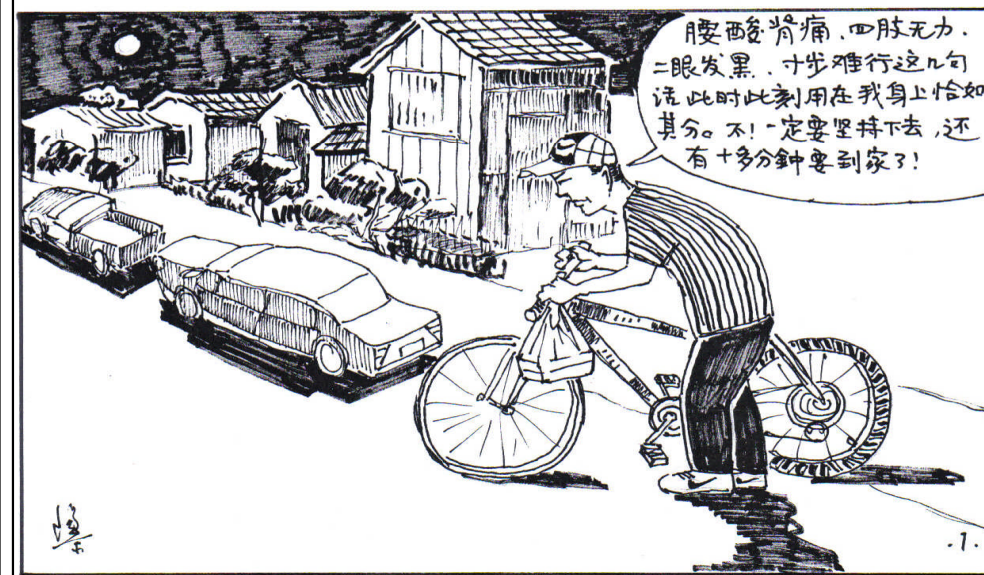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大學教育花費太高了，我們家採用計劃生育的方式，每四年生一個，這樣一次只要負擔一個孩子的學費...



## “流美”生涯

美国梦 (二十八)

仇錫榮 圖



## 現代過埠新娘

口氣，不必打三份工。  
第一次見到唐時，她已經來美國一年多，因為這一年，德有了家，連聚會都不來了，終於在春節團聚時，德一家三口出現了，唐身穿典型的中國春節服裝，讓人感到真的在過春節了，她第一次來，卻走在德的前面，與熟人打著招呼，德滿面笑容，卻不說一句話，跟在唐的後面，牽著兒子，不象丈夫，倒像是個僕人。

一會兒就聽到唐清脆的笑聲和說話聲，她幾乎成了聚會的半個主角。天哪，她與德是怎麼生活的，我心中暗想，男人來自火星，女人來自水星，這一對豈不是最好的例子。

散了會，幾位老友在交頭接耳，我過去問：你們在幹嗎？

我們在打賭，賭德什麼時候離婚。

離婚？他們不是好好的？”我好奇。

天哪，你難道看不出來，德是個老實人，三腳都踢不出個屁來，而唐活潑好動，愛說話，她上個雜貨店，也可以在店裏與陌生人聊上半天，據說她天天都有同事請她吃飯，喝咖啡什麼的，德天天在家接送孩子。

那也未必要離婚，我不以為然，這種類型的夫妻太多，但都過得挺好的。

別人也許可以，但唐不行，她和德是兩類人，如果在中國這兩人別說結婚，恐怕見面連話都說不上一句，唐壓根就瞧不上德。

可這是在美國，人到這裏都會變。我說，心中想起一位作家在餐館做洗碗工的情形。

唐是在那都話得滋潤的人，跟了德，她會悶死的。有人插嘴。

我有些累，再說還有善後要收拾，無心聽這群人繞舌頭。

不想過了一個星期，傳來德離婚的消息，兒子跟了他，唐搬出去住了，我心中同情德，他辛苦了好多年，又等了四年，到頭來卻象水中撈月亮似的，德今後怎麼辦，再回中國娶一個？還是做單身父親，撫養兒子？

不過直到我搬離該城，我再也沒遇上德，也沒聽到他的消息，有時想起此事，德那張誠懇的臉總是會浮現在眼前，心中不由得歎息一聲。

## 唐的故事

### ■山風

沒認識唐之前，就聽說過唐，那時德剛從國內回來，說他在國內娶了妻，我們高興地拍了拍他的肩表示祝賀，不過連最喜歡起哄的朋友也沒說要讓德擺酒請客，因為新娘還在國內，要辦好綠卡才能來美與德相聚，誰不知道這一等要多少年。

沒有人問德要看新娘的照片，大家心裏都明白，那一定是美人，不然為何千里迢迢回國去娶親呢，大家怕看了，心中嫉妒。

幾年內，德回國好幾次，後來又聽說有了兒子，會走了，會說話了，不過妻子還是在排隊等簽證來美，德一人拼命做工，起碼做了三份工，很少見到他，聽說買了房子，買了新車，就等親人團聚。

好不容易見了德一面，詢問近況，德一臉疲倦，說：還好，但提起兒子，他又十分興奮，他說，我正努力賺錢，我要讓兒子象王子一樣生活，我們安慰他說，可別累壞了身體，德只不過三十多歲，但卻顯得有四十多

歲，皮膚黑黑的，樣子十分老實，肯吃苦，天生就是該過上美滿生活的那種人。

一天，德打電話來，這倒是稀奇事，在電話中，只聽他興奮地喊道，我兒子明天就到了。

那祝賀你了，改天我請你全家吃飯，我說，我想德只知道做工，不知道花錢，可不敢讓他請客。

放下話筒，心中暗暗為德高興，長達四年的相思結束了，兒子都該上學了，德該過上正常日子，在連打三份工的日子，偶爾相遇，他是一口氣吃三大碗飯，大家聊著聊著，德會睡著，因為他經常顧不上吃，也顧不上睡，如今好了。

不過我並未請德全家吃飯，我這人太懶，懶得打電話，德也忙，也沒空打電話，聽說唐十分能幹，來美國第三天，就找到成人學校念書，不過一個月，就考了駕駛執照，再過一個月，與老美交上了朋友，英文比在美國十幾年的德說得還溜，據說後來找了工作，薪水比德還高，我想這下德可算是鬆



### ■施瑋

## (六)

王嚇得轉頭就跑，街上沒了賣花的女孩，有一間幹花店正要打烊。年老色衰的老姑娘方望了王一眼。王被她的目光定住，看著幹花們都向他齜牙咧嘴。他身後跟著的一串魂兒，哈哈大笑，亂成一團，意味複雜。方卻只是問了句——買花嗎？

王一直向家跑，街上的路起伏伏，搖搖擺擺，滑滑膩膩。好像跑在蛇背上。

每個路燈都穿著半截頭的黃袍子，叫做“光”。王一頭撞進去時，就幻想自己撞進一扇時空之門，可以突然跳進自己的夢裏。但什麼也沒發生。

王推開一扇扇“光”的門，都是舞臺上的道具，門後面並沒有屋子，沒有另一維時空。王疲憊地往家裏跑，往他的夢跑。路邊不斷有手伸出來拉他，弄得他更是跌跌絆絆。

他已經看見自己的窗子了，四圍的窗子都亮著，只有他的窗子墨黑。王覺得那黑黑的沉默幾乎是個安全的承諾。就在王急急跑過馬路時，撞在萍開的計程車上。萍下來。比舊衣店裏的萍健壯樸實些，但沒有喊出他的名字，王因為避著黑紗裙的聯想，也沒認她。王再三說沒事，萍還是堅持把他送回家。王坐在萍右邊的副駕駛座上，聽到後面嘔哩咕嚕的。回頭一看，跟著自己的魂們正與萍的，在那裏做些苟且之事。他很憤怒地要它們分開，但它們似乎聽不見他的聲音。萍卻被他嚇了一跳，錯過路口，只好到前面轉回來。

萍將車停好，硬要扶他上樓。當萍的身體碰到王時，王看見萍的身體正一絲絲地滲入自己。他想把她推開，渾身一點力氣都沒有，十分絕望。萍對王說，看著他面熟，很像自己死去的丈夫。王模糊地想了一下那個船員，覺得萍在說謊。但轉而一想，又不能肯定，開計程車的萍是不是死了個船員丈夫。王就這麼糊裏糊塗地想著，被萍扶上樓，輪上床。

床波浪四溢，王一直沉下去，萍也跟著沉下去。她的臉懸在他臉上，不遠不近，在等速的沉墜中相對靜止。王想，也許這就是命中之劫。無論方，還是賣花女，或是萍，他都註定要被兩片高科技的博士倫監視著，過公開生活。而在那靈巧的道具後面，是兩顆石化的眼球，它們不會關注他，也無法交流。王甚至希望一切都迅速些，最好省略過程。他不能忍受在以後每個隱密的分秒裏，被悄悄地抽掉一二根神經。

突然，萍的博士倫掉下來，隨著一聲尖利的嘯音，子彈般射穿他。王不由驚叫——護駕！韓非和白袍老者跪在他面前。萍已不見蹤影，王的睡衣汗濕了。

——李耳安在？

韓非用眼掠了掠門口，陶瓷仿古衣架顏色似乎深了些，黑著個臉。——他今天告假。

——卿是寡人唯一的愛臣了。王的聲音有點落寞。——平身吧！

韓非攏了攏大背頭起身，嘴角隱著絲嘲諷。王不記得他什麼時候改變的髮型，但這已不重要了。他掏出那把“相對論”的尺子，尺子仍然通體金燦，遞給白袍老者。

——你的東西無用，還給你吧！

——王可以去任何一個時空……

——全都一樣！

——抽動此尺，可令您如時空上的飛鳥，自由翔泊在歷史的任何一粒煙塵上。所有美妙的瞬間都像些千姿百態的女人，被您納入後宮，供您享用……

白袍老者的嘴唇像白蛾子的翼，飛快顫動起來。王急忙打斷他。

——時空、女人，全都一樣，標準製作。有著橡皮神經，化石眼睛……退朝吧！我要睡了。

——王，還有一處“血泉”。此泉之血可以給人以生命，據說人若泡在裏面一段時間，就可以變軟，最後還能一個部件、一個部件地活過來。

——何方？王懶懶地問，他很趕快進入睡眠。

——在遙遠的東方，一個小山坡上。這山坡幾乎已被塵沙蓋住，據說有幾個女人用浸了香膏的長髮編成蓋子，把泉水蓋好了。只是很少有人找到它，小民也沒見過。

——為什麼很少有人找到？難找嗎？

——有些難。不過主要是沒人覺得有這必要，其實大家都挺滿意現在的日子。小民也不知道“活”過來，是好是壞？請王三思。

韓非抹了抹下大背頭，插進來說——王不要埋怨，科學的進步就代表著人類走向美好。革新前的人是很麻煩的，特別是女人。用技術代替生命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，人的神經和眼睛絕對是製造麻煩的主要根源。王千萬不可讓人類再陷入苦難。

王因著猶豫不決，更加迷迷糊糊地暈起來，他決定還是先睡一會為好。

王坐在玻璃餐桌上吃早點。鐘點工媽媽進來清潔屋子。她頭上戴著頂絨線線的紅帽子，並帶給王今天的晨報。晨報上大標題是——《今天有日食》。王的眼睛瞟在關於時間的那行字上，沒什麼感覺，想著該上班了，順口問——幾點？鐘點媽媽回答——剛才。

——剛才？

——就我進來前。為了不遲到，我摸著黑從家裏跑來。剛才突然一黑，前面路口計程車撞了人，司機肯定沒看報。今天先生要小心！日食的日子怪事多，不正常。

(全文完)